

抽象表現主義畫家楊識宏：匠人、畫家，之後……

要是你問香港的藝術學生，為什麼要去學藝術？他們當中大多竟抱持一種說法，即「因為算術不好，又不喜歡寫字。」尤有甚者，「因為不想思考。」彷彿藝術是不讀書者的避風塘，或者與思維背道而馳的玩意。

不想用腦袋？學藝術吧。

這樣的藝術觀只能產生匠人。好比擅於精雕細琢的木工，即便能把圖則化作實物，但卻生產不出意念感興，因為這些都是需要動腦筋才能生成的。能夠稱之為藝術家者，既要精通技藝，又得有個人意志，疏於思考是無法成事的。

當然這種《以畫為喻》式的分野是把現實大幅簡化了。而世事並非總是二元劃分，繪畫創作也不可能只有「匠人」和「畫家」兩類。總有些藝術家你無法好好分類，而必須用到第三個、第四個名稱去理解，例如楊識宏。

文：楊天帥

如今人們知道楊識宏，大概因為他是抽象表現主義畫家。藝術圈對其「植物美學」系列總是津津樂道。觀眾從畫布上的《花之標本》(1993) 裡面看到微妙的植物符號，它們的形態令人聯想到原始的洞穴畫，彷彿是把藝術與人類文明回歸到自然與生命之上。再熟悉他一些的，會說得出「意識流」系列。當極富速度感的水墨筆觸揮打在畫布上，符號已然變得似有若無，像潛意識裡面的夢。

但誰知道楊識宏也是第一個把 postmodernism 譯作「後現代主義」的藝術家？

那時候他還年輕，算是寶島藝壇新秀。1979年，當他的同輩都留在台灣打拚，楊識宏卻去了紐約這個全球藝術之都，而且一去就是三十年。

初到異鄉，為了生活，楊識宏為藝術傳媒供稿。從 Keith Harring 寫到 Joseph Beuys，從紐約《中時》寫到台灣《藝術家》，以華文寫紐約藝術圈第一手經驗，在80年代中國可說是絕無僅有的例子。

「起初叫後現代主義，後來改作後現代主義。」楊識宏回憶道。因為他的文章，今日你才會說得出這個掛在口邊的名詞。

1987年，他的著作集結成單行本《現代美術新潮》。這本書影響了許多今日知名的藝術家。好像張洵，就稱它為「藝術的聖經」。他之所以走上藝術的道路，可以說與楊識宏無關係。

楊識宏為整代華人藝術家打通了一條走向西方藝術思潮的捷徑。而他自己作為開拓者走過的路，則要艱辛得多。你可以想像，1947年的台灣桃園小鎮中壢——他就是在當時當地出生的——不會具備怎樣的藝術氛圍。資源匱乏，喜歡塗塗畫畫的楊識宏在小學年代只能用技藝在水泥、沙石上塗鴉。他首次接觸的西方畫，則是聖誕時收到的賀卡。卡上那些耶穌與馬槽、雪地與木屋之類的油畫，便是楊識宏對西方藝術最初的印象。



■《現代美術新潮》



■the warrior



■majestic scene

《複調的詩學－楊識宏個展》

時間：即日起至12月7日（每周一休館）

地點：亞洲藝術中心台北一館與二館（台北市樂群二路93號）



■temple of flora



■a segment of the past



■tranquil agitation

後來，他入讀台北市立建國中學。這所名校旁邊的牯嶺街是昔日的舊書攤集中地。佔地利之便的楊識宏就天天去那裡捧書，把所有與藝術有關的資訊全捧回來。舊書攤的資訊不夠，他就去跑國立中央圖書館、跑道藩紀念圖書館、跑美國新聞處圖書館。即使英文程度不夠理解全文也沒關係，最少楊識宏可以看圖識字，可以認得什麼是表現主義、印象派、文藝復興……

藝術史和理論，他至今依然記在心裡，讓它們轉化為創作的養分。

「現在搞理論的人瞧不起畫畫的，說他們沒有思想基礎；畫畫的人也瞧不起理論家，說他們因為不會畫才去寫理論。」楊識宏徐徐道。「但兩者其實是相輔相成的。」

「文士」藝術家的融會貫通

通理論與技藝能讓你成為一個出色的畫家。然而楊識宏的真正趣味，就在於他不只是一個出色畫家而已。他以為自許的稱號，是「文士」——文者，文化，大凡一切世間紋理的變化，皆為文化。理解世間紋理變化者，是為文士。

「當然藝術家不只關心藝術，因為藝術家是人嘛。」作為一個文士，楊識宏確實對遼闊的文化領域，如數家珍。談攝影，走筆之際他的攝影展「臉書，當代文化人紀實」就正在新北市舉行。談電影，去年他在高雄市立美術館展出過一系列錄像作品。談文學，他同樣喜歡，尤愛谷崎潤一郎的《春琴抄》。裡面提到一個男徒弟傾慕他的女三弦琴老師。可是一次來自不明人士的暗算，竟把這個女老師的容貌毀了。徒弟為了既能長侍左右，又能留住心愛的人最美一面，竟用兩根針把自己雙眼刺瞎。楊識宏在裡面又看到了繪畫。他說，只有藝術才可以把美麗永遠保存。「人死了，就沒辦法再回來，但藝術可以超越死亡。」

他還可以一直說下去——他可以從喬布斯談到貝多芬、馬勒、維根斯坦、路易斯·康、貝托魯奇、高達、安東尼奧尼。

「中國人不是喜歡說『融會貫通』？這是非常重要的。」他自言到了五十歲以後，才得以漸次從理論、音樂、建築、繪畫、雕塑、設計等各方，萃取出最單純的精華，再把這些精華注入他的個人創作裡面。當然這一切是觀眾難以知悉的——因為畫布不會告訴你立體主義是什麼，抽象表現主義是什麼，也不會銘刻着谷崎潤一郎和安東尼奧尼的名字。然而又正因為這些主義，這些名字，一幅畫才成其為一件深刻、雋永的藝術作品；一幅畫才能超越筆觸與形式的討論，走入生死、世界的哲學領域。

「人如其畫，畫如其人。什麼樣的人就產生什麼樣的作品。」從匠人，到畫家，到文士，一個人的修為，便彰顯於此。



■raging gales

藝評 文：謝諾麟

淺談純藝術之觀眾（一）

觀眾在任何類型的展覽中，都是重要的一個環節，因為展覽的主要目的就是向外界展示一些事情，從而得到不同形式或是類別的收益或回報。在純藝術(fine art)的作品展示，很多時間都是以展覽形式存在，藝術家們主要的目的是為了展示作品，同時亦希望把他們自身的想法，透過作品呈現到觀眾眼前。

本文主要觀看在不同類型的展覽中，觀眾是如何自處？以下便由兩至三種不同類型的觀眾，來分析這一個既重要而又陌生的原素。

為什麼說觀眾這個元素在一個藝術展覽中既重要，同時亦陌生呢？重要在於展覽的模式本身就是一個需要觀眾的空間，若作品放在展覽場地中，藝術家定必希望能夠透過作品來表達一些東西或完成某一些事情，或需要透過觀眾把作品完成，在這情況或背景下，觀眾對於展覽的重要性是可以肯定的。而觀眾對於藝術家、作品和場地，雙方都是十分陌生的，是因為基本上藝術家對於觀眾的認知是零，觀眾的類型、來自的背景、他們的認知等等都充滿不明的因素。而觀眾對於藝術家或展覽的內容同樣帶著相同分量的陌生，就算是知名的藝術家，有多少觀眾真的會去了解藝術家的背景？參考該藝術家作品的歷史？閱讀作品的相關藝評？在這一背景下，所以筆者說對於藝術家或是觀眾的雙方都是陌生的。

筆者或者先放下本身藝術工作者的身份，由一個觀眾的位置來分析在一個展覽時是如何自處，之後再由筆者來談所見到的觀眾又有什麼類型的。當筆者作為一觀眾時，觀看展覽時定必由某幾個角度出發和分析，先由參展的藝術家開始，是個展或是聯展？展覽的標題和內容會否有關？展出作品是否系列性？作品和場地是否有關連？作品本身的内容？不同媒體的作品，其裝置或表達方式是否配合作品以達至最佳的效果？觀看作品的次序和整個場地安排是否自然流暢？以至場刊等資訊內容都是筆者在觀看展覽時所關

心的事項。

在觀看展覽時要思考或是分析的事情是多或少，這一點不加以探討，因為筆者並不是每個展覽都會以這一種態度來觀看所有展覽，這樣子會使人太過疲累。但是當哪一個展覽有此需要時，或是喜歡的展覽時，筆者就會自然地架起這一個在內心世界的標準。或者就在此處開始回應每一點在觀看展覽時，每一個自定標準的條件。

在展覽中，個人展覽或是聯合展覽會是最第一件所關心的事，因為這一點會改變整個觀看的角度和態度，前者會帶着一系列的期望，如作品是否承接舊系列的新作，還是完全的新系列，新系列之中又會否有舊作中的影子等等。而聯展就剛好相反，不會有那一種期待的感覺，因為藝術家本身就是獨立個體，而聯展本身的名題就根本不能包含到所有藝術家，而且聯展只能夠見到藝術家的兩三件作品，在分析的角度上有限，所以筆者還是喜歡觀看單一藝術家的個人展覽。

而展覽的標題同樣是觀看展覽時最先留意到的東西，名題可以是一種進入展場前的提示，先給觀眾一個見到什麼的心理準備。在個人展覽上的名題，方式和內容的可能性不多，不外乎以藝術家的名稱再配以一系列的字眼，如年份、年份至年份、某一作品的名稱、作品的關連字、以至到作品使用的物料來作名題的一部分等等。而在聯合展覽的可能性就大得多，因為人數定必在兩人以上，為了不能使用個人展覽的名題方式，所以名題上就需要配合藝術家們不同的原素，求同存異的情況下存在於聯展的名題中，這種名題方式雖然能夠收納不同的藝術家在內，但由於這一個名題可以十分廣闊，未免在名題和作品之間出現不夠集中的情況。在這種背景下，筆者比較喜歡觀看個人展覽，因為這一類展覽的可觀性較大的時候，幫助思考或帶動內在反思的可能性亦較大。

藝訊

中德合辦藝術基地 拓國畫歐洲發展空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宇軒 山東報道）10月24日，中德藝術交流創作基地在山東青島揭幕，正式接受首批來華的德國藝術家，並派出基地首批赴德中國藝術家。同日還舉辦了首屆中德藝術交流展和「中德藝術交流的回顧與展望」主題論壇。在首屆中德藝術交流展上，既有基地成立後首批獲選即將赴德的中國畫家和首批獲選來華交流的德國畫家的作品，也有2004-2013年十年間赴德交流的中國畫家的作品。

據悉，青島中德藝術交流創作基地是中國對外文化交流協會設立的第一家專門從事中德藝術交流創作的基地，其宗旨是為赴德中國藝術家和來華德國藝術家的交流創作創造良好條件，從而增進中德文化的相互了解和拓展中德藝術家的創作空間，為增進新時期中德友好關係做出貢獻。鑒於青島和德國的歷史淵源、中西合璧的城市特點以及和德國越來越多的交往，中國對外文化交流協會決定將該基地設在青島。基地還將面向全國選拔藝術雙璧的畫家，以國畫為主，畫種不限，既重實力，也重潛力。有意在歐洲尋找創作靈感並擴大自己藝術交流範圍和作品國際影響的畫家可報名申請。



■中德藝術交流創作基地在山東青島揭幕 王宇軒攝

范曾山大談「文藝座談會」

■范曾在山東大學舉辦學術報告 于永傑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于永傑、實習記者 趙銳 山東報道）山東大學「范曾日」當天，著名書畫家范曾為山大師生做了一場題為「佛學——圓融無漏的哲學」的學術報告，並舉行書畫展覽。在談及新近結束的中央文藝座談會時，范曾認為當代藝術家應放眼古今世界，銘記中華民族五千年的燦爛文明，繼承接受《荷馬史詩》、《神曲》、《浮士德》等的優秀人類共同財產。報告會上，范曾就老莊哲學思想、西方哲學思想、佛

學思想及佛教歷史等進行了詳細闡釋，並就印度哲學與中國哲學的異同進行了比較分析。他認為印度哲學同中國哲學一樣，是以感悟思維為主，且為圓融體系，但與中國哲學的歸納法不同，印度哲學使用更多的則是邏輯法。他還認為：所謂「漏」，即「煩惱」；無漏，即沒有「煩惱」。人類一切不快樂，皆是由於煩惱，而佛家一個重要的理念，便是讓你消除煩惱，得大自在。



■范曾書畫展 于永傑攝

